

灰鳥飛越孤寂

——論雪迪境外詩歌的離散與治療*

盧筱雯**

摘要：中國離散詩人的創作不僅處理一般常見的移動、政治與定位等外在問題，還有衝擊、意定與矛盾的思考，藉著思想解放之便，他們會通過破除外在形式的審美，直抵內心傾聽自由的聲響，進而使得書寫更靠近自我。這種對於歷史的解構方式，使得詩歌有了赤裸裸的呈現，不再以批判社會為目的。然而，習慣在被壓迫的環境中創作，甫出國可能導致語言失重的現象。本文將著重於中國當代詩人雪迪（1957-）境外書寫的意義，探討其在出境後走向極度個人化與孤寂感的過程，如何通過詩歌感受個人的存在。

關鍵詞：雪迪、離散詩歌、孤寂、距離、存在

* 收件日期：2019/05/28；修改日期：2019/08/20；接受日期：2019/8/26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Grey Birds across the Lonely Sky -- A Discussion on Xue Di's Overseas Diasporic Poetry and its Remedy Impact*

Lu, Siao-Wun**

Abstract: The poems by the Chinese Diasporic poets does not only concern on the external issues such as physical movements, politics and positions. Instead, the impact, determination and controversies of thoughts are essential too. Through the freedom of thoughts, they will break through the external framework of esthetics, move deep into the inner voices of freedom, brings the Self nearer to the writing. This method of deconstructing history, allows the purest display of poetry, and not only through social criticisms. However, after a long period of writing in a pressurized environment, the sudden departure may lead to a phenomenon of lost words by the poet. The article will compare Xue Di's (1957-, 雪迪) work creation during homeland and after leaving China. Analysis will also focus on the extreme personalization and loneliness after he goes abroad, and how Xue Di through poetry experiences his existence.

Keywords : Xue Di, Diasporic Poetry, Loneliness, Distance, Existence

* Received: May 28,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20, 2019;

Accepted: August 26, 2019

** Ph.D. Candidate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一、前言

雪迪，生於北京，出版詩集《夢囈》、《戰慄》、《徒步旅行者》、《家信》；著有詩歌評論集《骰子滾動：中國大陸當代詩歌分析與批評》。他出生於動盪的六〇年代，詩歌創作開始得較晚，比起北島等一代人參與草創的朦朧詩時期，他一直到八〇年代參與圓明園詩社¹之後才開始建立自己的風格。他在八〇年代的詩作充滿了淒厲的自然象徵，同時似乎也同時代精神的某個側面相吻合，在相當程度上契合於海子長詩的基調：高亢、過敏、熾熱，急切於參與和體驗種族歷史的悲劇旅程，似乎藝術中的悲劇真的能夠滌蕩現實的污濁。²他的詩作飽含浪漫主義精神的發想，透過真實感受生命的悸動、肉體的觸摸與熱烈的自我意識在詩壇中佔有一席之地。如此一來，便明顯與朦朧詩繼承五四精神的先鋒詩歌不同，走向內心的小我主義，著力解剖心靈的痛苦，並且宣之於詩作中。

雪迪在一九九〇年應美國布朗大學邀請，前往該校任職駐校作家、訪問學者，直至今日出版多部中英文詩集，獲獎無數。在走向世界的歷程中，他不斷測量家鄉的距離，也因著肉身的遠離，重新思量精神與肉體的衝突與重合，調整語言機制帶來的影響。具備極度感性的前提下，他所展現的身體性詩歌著重在背後所隱藏的抒情主體，與

¹ 一九八四年七月由黑大春主辦的圓明園詩社，自辦民間詩刊《圓明園》，創派始就注定了不屬於能夠在詩歌史確立自身審美體系的詩歌流派。它在朦朧詩之後之所以能夠對詩界產生影響，主要是因為詩群中有重要的風格迥異的個性化詩歌的存在。其中黑大春、雪迪、大仙和刑天被稱為「圓明園四才子」。

² 楊小濱：〈內陷的肉身——讀雪迪近期的詩〉，《詩探索·理論卷》，2007年第3輯（2008年3月），頁92。

下半身詩歌的反知識和文化的寫作姿態並不相同，上升至文化意義的提升。這點在出國之後特別顯著，源於陌生的語言環境及在一九九〇年代遠離蠢蠢欲動的詩歌社團爆發期，能在距離的屏障中完成詩境的轉型。

二、以慾望書寫痛感

一九九〇年出國的雪迪，面臨到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他在中國的詩歌逐漸樹立風格，〈飢餓〉中的傷口、〈雲〉裡的殘缺，即使是描述溫情，也需要「五把鋼叉刺進日子」³，這種活生生的真實性具體呈現在每首詩裡，潛藏的撕裂感是一種詩作的分娩，能完整承受情感的噴發，而他最擅長的是描述痛苦的生成，以主觀的抒情進行書寫。然而，痛苦的模式雖然不同，但是情感的單一卻窄化了詩作的廣度，抑制其他感受的發展，使詩缺少猜測的驚喜，難以有效地處理複雜的經驗；再者，詩歌離不開現實社會的反映，朦朧詩長期耕耘的審美向度，在社會階級、政治體系、文化生活上或多或少乘載著歷史的重量，讓詩歌與「意義」連接，似乎已經成為讀者的期待視域。雪迪轉向內心的挖掘易造成私人化敘述，無法形成雙向的指涉；另外，當時中國境內詩歌社團迅速崛起，每個群體相互傾軋的現象層出不窮，縱使雪迪所在的圓明園詩群沒有明確的風格，也難以拒絕其他詩社的影響。洪子誠認為這時候的詩人熱衷於詩歌史的敘述與建構，是八〇年代以來的一個小「傳統」。在這個過程中，「遮蔽」、「抹煞」、「壓抑」、「真相」、「埋葬」等詞語，是一組具有高度尖銳性質、使用頻率很高的詞語。這反映了在大眾消費文化居主導地位的今日，詩歌（詩人）生存

³ 雪迪：〈另一種溫情〉，《家信：雪迪詩選》（臺北：釀出版，2016年），頁17。

空間狹窄的困窘，也與揮之不去的「詩歌崇拜」，與詩人文化英雄的自我想像有關。⁴

雪迪的詩作並不是通過寄生於某個似乎存在的詩歌群體而獲得創作的源泉與信心，而是很可能恰恰相反，在這個不那麼值得回顧的時代，雪迪的視線首先凝聚於如何去尋找一個現實外的人性和靈魂的存在。⁵因此，他拋去喧嘩的世界，沒有大鳴大放的英雄氣息，專注於情感的內視。在出國前，他的詩經常以深刻的、重色彩的句子鋪排，將肉體的痛苦推向極致，關注在自然界與本身的交疊意象，如下這首〈蝮〉（1986-1989）：

……我是誰？
在古老的草杈上
把鬱金香細細的頸子泡在水裡
野地的草藏起我的臉
指頭在鬆軟的泥裡
和血紅的蚯蚓較量
向深處潛的能力
我的腳跟在黑暗裡
哆嗦著，快樂無比
鳥群整齊的歌唱讚頌天氣
風在遠處的山坡下彎著腰
像一個尋找佩鈴
面容美麗乳房結實的年輕婦女

⁴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343。

⁵ 任協華：〈動盪靈魂的情感秩序〉，《創世紀詩雜誌》192期（2017年9月年），頁170。

禁閉！和肉體保持距離
亮出舌尖的刀子
閃爍詞彙的寶石的光輝
你起身離開，就像被宰殺後
只用剔淨的骨架在大地行走
你聽著你的心逃走後在遠方站住
在花朵的頭被掐下的影子裡
對著你破口大罵
哦，誰？能緊緊攥住自己的頭
把它塞進自己的身體
那間輝煌孤獨的——生命的房屋
緞帶斑斕的老虎
揚起叨住古甕的頭
黃金彙集的河流
馬腳向著太陽踢踏
太陽，是只裝滿雛菊的筐籬
穿過工蜂精確的尾部
看見人類受到威脅
但不斷溢出芳香
值得被我稱讚的
疼痛的生活⁶

……需要特別留意的是，這首詩使用的是虛化主體的方式，把我隱藏在自然界之中，起始的「我是誰？」並不像黃翔在一九六二年寫

⁶ 雪迪：〈蝮〉，《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臺北：傾向出版社，2006年），頁17-18。

下的〈獨唱〉⁷擁有命名萬物的自信。雪迪在定義自我時，雖不明指自己，但以一種沈重的力量感貫串全詩，插在鬆軟泥土裡的手指與蠕動的蚯蚓較量、剔淨的骨架仍在大地行走，這些意象在在顯示窮盡生命的所有去追求目標是他想要的生活。只是，行動背後所承受的痛苦如攥住自己的頭塞進身體裡。在雪迪的詩中，經常可見「自虐」的形象，他在嘗試著書寫可以抵達的最大值，透過文字展示生命狀態的理想化。

這種虛化的主體將釋放身體的能量，以原始的情慾主宰行動。拉岡的名言「做愛便是詩」⁸將性行為的污穢和疼痛與詩的高雅嫁接起來，在詩中體驗高潮產生的快感，讓詩中無以言喻的感受透過文字傳達到讀者這端。雪迪在國內的詩作隱晦的處理這個部分，他所描寫的無非是女人的雙腿、赤裸的慾望，並未詳細寫到做愛的場景，利用這股吊胃口的方式與讀者一同感受期待落空的痛苦，這種表現方式是後出詩人為了抵抗朦朧詩歌「影響的焦慮」下所產生的斷裂性，一直延續到個人化創作的九〇年代，特別是內心情感的歸屬上，充滿想像的折射：

我的女人，你的兩腿
像在河流對岸閃動的鹿角
你的嘴是一片罌粟。村莊
鐵匠失傳的手藝

⁷ 黃翔〈獨唱〉：「我是誰／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遠離群索居的／詩／我的漂泊的歌聲是夢的／遊蹤／我的唯一的聽眾／是沉寂」，《我在黑暗中搖滾喧嘩》（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頁87。

⁸ Jacques Lacan,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k. 20, Encore 1972-1973*,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1998), p.72.

熊熊燃燒的
是四下裡的嬰兒的哭叫
去？不去
站在梟聲淒厲的石頭旁
看著詩失控地生長
與內心痛苦
成為連在一起的巨樹⁹

這首名為〈內心掙扎〉(1986-1989)的組詩中，以蠱的神秘強調網綁、身不由己的狀態，罌粟花的毒液抹在女人的唇，象徵著親吻過後的飄然。麻藥產生的作用無法麻醉詩人眼前的痛苦。作為一位詩人，他的內心敏感、多思、孤獨、焦慮，有許多話想說，傳出來的聲響卻是淒厲的哭叫。雪迪的腦袋清醒，卻無力為之的軟弱在遙遠的天際無限成長。擴大這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悲劇意識，是他在想像中掙扎的場景，痛感十足的精神性，激發對於存在的探索。

前段所言情慾主宰行動的詩句，在出境之後越來越顯著，身在提倡自由和民主的美國，雪迪說以往習慣被壓迫的寫作方式，在包圍他的鐵牆突然不見時，頓時覺得失去了自己。¹⁰因此，從過去的寫作經驗中提煉性事在詩歌中，喚醒語言的深度便是首要之舉；同時與生活的點滴串連起來，以下這首〈新調子的夜曲〉創作於去國的兩年，不可避免的是關注種族，不同於過去的文化特色，他也在調整身份的過程中書寫肉體的知覺：

一碼，一碼，朝向西方
我們開著「愛情」

⁹ 雪迪：〈內心掙扎—蠱〉，《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13-15。

¹⁰ 雪迪：〈走出黑暗〉，《中國之春》第 100 期（1991 年 9 月），頁 91-92。

時髦的車子。車頭
切開白人的歡呼、失望
愛切開我們的身子
我們生活在陌生的國度
白人和亞洲人的愛
是一道烹製複雜的湯
唯一不同的是，白人
喝湯開胃。黃種人
喝湯意味
宴席結束¹¹

異域與身份的追求一直以來都是離散詩人思考的核心，尤其處在漂泊的歲月之中，生命本真的美好也被距離消磨殆盡。首句以「一碼，一碼，朝向西方」象徵徒步走向西方的步伐沉重而緩慢。而雪迪身處異地，他將與白人的交涉喻為戀愛的過程，最終雙方因文化差異而產生斷裂，在日益陷入的紛爭裡體會異質感，揭示了不被理解的孤寂。下一段則通過慾望的堆疊感受愛的氛圍，第三段預示失敗的結果，一句「帶著慢撒氣的四個軚轆」視為成長的痛苦，詩人巧妙地結合中國古典的「軚轆」與西方的「膠胎」意象，期盼文化能彼此交匯並前行。但是，結局猶如被壓彎的釘子，失去了原本的形狀，主體與意識也因此分離。楊小濱認為這首詩所寫的是「種族主體的痛感與快感在個體的性過程當中的體驗成為『成長』的必要代價，但雪迪無論如何並沒有確認這種成長將必然獲得完滿。似乎種族主體需要用身體才能抵達文化他者，而這並不是簡單地獲取或喪失，而恰恰是主體

¹¹ 雪迪：〈新調子的夜曲〉，《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91。

在穿越、交會過程中同時的放棄和攫取」¹²這段評論顯示雪迪策略性的穿越種族藩籬，探索雜揉的身份所面對的歧異，在連接過去與現在之中游離不定，顯示身份的問題是一道無解的謎題。在各類型的離散書寫中，可能因為在協調與溝通中得到不同的經驗成果，作者衡量著那些曾經走過的地方和生活，讓讀者從文字裡體會生命的熱烈，異地元素和心靈變化也成為一同參與的過程，彷彿透過文學作品讓那個場域被觀看著，也被定位著。

若從歷史語境觀看，美國排華運動起始於一八八二年頒布的《排華法案》，之後華人在美國的生活每況愈下，雖然此法案在一九四三年明令廢止，但是社會上依然存在著對黃種人的歧視與不屑。白人的優越感傾軋在許多華裔作家的身上，他們開始以追尋自己的身份認同為主題，書寫一系列「漂白」的過程，著名的例子是林玉玲（1944-）在《月白的臉》訪談錄提及自己為「亞裔美國作家」¹³，擺脫華人（Chinese）的身分，將自我定位於亞裔美人（Asian American）的同時，即排除骨血中的中華性。表面上是擴大了華人的意涵，事實上卻隱藏了身為華人的事實。亞裔可以是菲裔、越裔、泰裔等，國籍的籠統使她能悠遊於其中，逃避曖昧的屬性；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卻是她卑視自身文化的有力證明。雪迪所書寫的種族主義與林玉玲不同，著墨於被歧視的膚色，寫下〈黃狗〉：

我手掌上的肉
 嵌進你打開的嘴
 骨頭，碰擊你的
 骨頭、血

¹² 楊小濱：〈內陷的肉身——讀雪迪近期的詩〉，《詩探索·理論卷》，頁 96。

¹³ 張瓊惠：〈林玉玲訪談錄〉，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臺北：麥田文化，2001年），頁 368-369。

在你的舌頭底下
我又在慘叫
痛苦在裂開的肉裡
黃狗¹⁴

雪迪一直在探索著詩歌中的「靈」與「肉」，這首〈黃狗〉在意象上清楚地指向黃種人，透過自虐來闡述被歧視的過程，黃種人等於低等動物的事實也清楚的表現在詩作中。顯然地，裂開的肉體雖然藏著痛苦，但也是批判美國場域的所指。優秀的詩人在主體生命的精神感受中成長，在客觀的規律中找尋慾望的根源，對離開家鄉的雪迪而言，文字是他的防護罩，而記憶是他唯一保存著與故鄉的聯繫。因此，寫作對他來說是一種信仰，也是更接近自己的方式，如同高嘉謙所言「隨著遷徙而帶動的境外漢文學播遷，其中的生產與交流，都離不開離散的現代性條件。無論是憂患或流亡寫作，寫在境外都是一種越界。於是文人在離散過程當中建構了文化主體與認同的存在特質。」¹⁵這段話即說明越界書寫的好處即在於更清醒地看待兩地文化、政治與社會，不僅重新建構在地的認同，同時也客觀地審視著過去的生活。

雪迪述及在中國的創作，帶有極強的為自由而爭的氣勢，因之作品爆烈。氣勢很大，內涵不足，當時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新譯介入大陸的西方詩人的創作方式影響。國外的創作，因為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環境中，因此作品顯得寧靜、冷靜，更多的內省和對自身的觀照。¹⁶

¹⁴ 轉引自楊小濱：〈內陷的肉身——讀雪迪近期的詩〉，《詩探索·理論卷》，頁93。

¹⁵ 高嘉謙：《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頁3。

¹⁶ 楊小濱：〈代跋——採訪雪迪〉，《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

在闊別中國的第一年，他明顯感受到周圍有一股異常寧靜的氛圍，以下這首〈返回〉（1991）接近純詩的境界：

我曾因研究文字的技巧
抒情的力量
堵塞靈性的源頭
生活擊著他的腳
從前頭走過來
如今，我看見詩句
赤裸、直接、變化
無窮。突然而來
使我猝不及防
他們閃耀，發出
奇怪真實的聲音
文字像崇拜者
迅速出現在紙上
如今，生活
是另外的樣子
寧靜、純樸
使我的心
充滿愉悅
在我們的慾望中
失去的乾乾淨淨的樣子¹⁷

雪迪在出境之後，開始創作散文詩，這種不分行的詩體，形式上

頁 237。

¹⁷ 雪迪：〈返回〉，《家信：雪迪詩選》，頁 87-88。

如同散文，卻著重於詩的美感，屬於詩文的混合體，恰好能容納雪迪多心的思慮。然而，純粹的詩歌境界，他似乎還無法觸及，僅能在此詩裡發諸省思。在瓦雷里（Paul Valery, 1871-1945）的《純詩》中，可見得純詩是一種探索，探索詞與詞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效果，一言以蔽之，這是指「對語言所支配的整個感覺領域的探索」。¹⁸在這定義下，雪迪的這首詩有著詞與詞的探索，但是卻失去了感覺領域的不透明感，過度暴露個人的慾望，不僅渴望著詩歌語言能產生變化，也希望能夠訴諸於心的直接發聲。如此一來，會限制住詩歌的深度探掘，也免去了精神的磋商和生命意識的探索。雪迪也明白這點，所以在末句寫下「失去的乾乾淨淨的樣子」實是對於純粹的折服，同時也內省無法企及的深度狀態。

三、內斂的孤獨

在二〇一六年新出版的《家信：雪迪詩選》中，補充了許多於十年前出版的《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一詩集中闕如的詩。雪迪經過長年漂流的歲月，他除了維持固定的創作之外，在選詩上也獨具慧眼，褪去早些年前鮮明的喜好，轉入對記憶及生命課題的思索。他在新詩選的名稱上以〈家信〉一詩取代〈徒步旅行者〉中的「在高處隨著山勢／徐行在光中，我們將抵達／內心憩息在高處的那個地方／帶著乾糧和水／聆聽創造的身體的旅行者／在持續的跋涉中精通自然的語言」¹⁹代表著寫作進入下一個歷程，並且思考著定居在異地的可能。

「家信」作為往返家中的信函，它即有著傳遞情感與報平安的作

¹⁸ 陳超：〈精神向度：五組「兩難」境遇的整合〉，頁 56。

¹⁹ 雪迪：〈徒步旅行者〉，《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163。

用，通常是在家中有事的情況下，由長輩或家長書寫並郵寄給外頭的子女看。在此則是通過旅居他鄉的遊子傳信回家，這種逆向感是一股下對上的孺慕。在往後的創作之中，雪迪自詡為浪子，將飄泊視為一生無法規避的過程。陳超將漂泊與定居視為兩種優秀詩人的內在成長：

優秀詩人的生命體驗，同時朝兩種向度敞開：一種是漂泊精神前傾的預言，使我們超逾現實的喧囂，將批判力伸展於更為開闊的視域；一種則是對「遠方」前景的「忤逆」，向內回溯，堅持自我體驗、自我獲啟的「家園之歌」。這兩種向度很可能是「同時」呈現的，從根本上它們共同昭示出人的整體生存體驗中，自由與宿命、經驗與超驗、存在與虛無、分裂與自明、現實與理想……等的「雜於一」的矛盾纏繞。²⁰

其實，這段話道出不論身體是否經歷移動的過程，詩人永遠要保持比尋常人遙遠的眼光、寬廣的視域；同時必須向內自省返回的意義，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在精神上傾向於多重體驗，這種向度整合，成為詩人創作的基本原動力，恰好作為詩人在理性畛域中的發展。若回頭看一九八〇年代的中國詩壇，各團體的噪音使得詩人無所適從，他們雖身在國內，仍有一種被邊緣化的危機感。雪迪通過感受周圍的手段，細膩的刻畫自己、詩與社會之間的距離，感受想像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尤其是〈烏鴉籠罩的麥田〉（1986-1989）一詩顯現他內心的不安與躁動：

黃色麥穗的波浪在喉嚨裡呼喊
我站在最高處

²⁰ 陳超：〈精神向度：五組「兩難」境遇的整合〉，《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中國先鋒詩歌論》，頁 73。

一切都熟透了！籽粒在風暴的震顫中
向著死亡的房屋歌唱！烏鴉
深淵的使者，雙翅閃爍鈴蘭的光芒
我來，我走動
我的孤獨像一顆水晶
誰在貧窮中傾聽我的聲音
他的手伸給我，拉著我
我的悲哀是一面鏡子
在人類晦澀的面孔裡閃閃發亮

讓我拋棄藝術，遠離宗教
站在最高的地點：凝視過去
像凝視野獸憩息的深淵
像我用一生和美搏鬥

……

站在最高的地點
死亡的門在秋天的水面震盪
天空疊起，像被壓著的彈簧
我的心！再看一次田野吧
攥住它，像抓住吞進你的愛的
漩渦。說，你愛
那是死亡的高度
孤獨人結出果實的四肢
喊吧，喊！兄弟！向著「無」
那些在糧食上盤旋的烏鴉

把叫聲送進人類²¹

乍看這首詩，會在腦中想起梵谷的最後一幅畫《麥田群鴉》，這幅畫創作於一八九〇年，描繪的是法國奧維爾鎮周圍的麥田，這幅畫使用暗色調表現麥田、天空及波動起伏的地平線，跳動的激烈筆觸增加了壓迫感，畫面上完全沒有視點中心，一大群烏鴉擠滿天際周圍的分界，各自飛向未知的未來。整幅圖充滿強烈的不安與憂鬱。梵谷在畫完這幅畫的第二週舉槍自盡，彷彿絕望已吞噬了他。雖然雪迪並未說明是否曾經看過這幅畫，然而在他生存的年代正是中國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盛期，肯定也讀過類似的書籍。雪迪的內心與梵谷一樣有著一片金黃的稻浪，堅強地向上伸展，他的眼睛裡有一顆洞徹世情的眸子，凝視著過去「用一生和美搏鬥」，但是外在的晦暗就像群起振翅的烏鴉，牠摧毀著靈魂與藝術，在竄升到死亡的高度後，徒留飽食的烏鴉在原地喊叫。這首詩有著強烈的壓抑，雪迪將他所體驗到的社會與眾聲喧嘩的詩壇放在一起，隱喻著無力挽回純詩的階段，他的孤獨從此時就已成形，不願與其他人為伍的姿態也加重了這股疏離感。在他出國之後，陌生的語言成為救贖，孤寂的心也因為沈默而使得心開始明亮。

雪迪嚮往自由，尤其在出國之後便經常使用「鳥」、「翅膀」、「飛翔」作為意象，重複在詩中出現。如〈旋〉（1986-1989）一詩裡以大自然為背景，人的情感與花朵、樹木產生強烈的和諧，物我感懷的有我之境中得到意外的溫暖。最後提起「紅胸脯的鳥」拍響著翅膀遠去，軋然而止的詩句將情緒收束其中。²²又如〈遺忘〉（1996）中的灰鳥從北方捎來家鄉的信息，他卻在陌生的事物中感受飛翔的可貴：

²¹ 雪迪：〈烏鴉籠罩的麥田〉，《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30-31。

²² 雪迪：〈旋〉，《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56。

在六年的乾旱中
望船。河流變短
在異地的迷路人
說另一種語言
與自己更近
當地的景色
石頭裡的煙，晚餐時
進入一扇空牆
那時客人起身
河流在無船的地帶
漲潮，與家鄉更遠
說另一種語言
詢問歸途。一群灰鳥
帶著大陸的乾燥
寒冷，從遺忘的水晶體
透明的、陌生的事物中飛來²³

「灰鳥」，在這裡有雙重含義。首先，牠是捎來家鄉信息的信使；其次，這群灰鳥飛過此地之後不會再返回北方，代表雪迪未有歸巢之心。他遙想家鄉受到旱災的侵襲²⁴，雖不在故鄉也不減關懷的心。然而，異地卻使自己更親近，此地的漲潮遺忘了故鄉，兩句「說另一種語言」的堅定隱喻著對異地的歸屬，於是只能選擇無言對灰鳥宣告自

²³ 雪迪：〈遺忘〉，《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112。

²⁴ 黃河下游近代自1972年開始出現自然斷流，1990年代以來連年斷流，斷流日數急遽增加，1995、1996年超過百日，1997年達到226d，斷流的長度約700多公里。詳參楊志剛、楊洪昌等：〈近年來黃河下游斷流的乾旱背景分析〉，《氣象學報》，第58卷第6期（2000年12月），頁751。

己的回答。這類型象徵有著文學藝術的原型（archetype），詩人所使用的原始意象，是一種集體記憶的產物。能通過穩定的情感經驗和文化結構形成具備「通感」特質的詩作。雪迪投入鳥的鳴叫、振翅的美感與生活習性，期待建立一個翱翔於天際的形象，用以說明自身的狀態如鳥一般渴望著藍天。

雪迪自述出國之後的詩歌因為更個人化，更孤獨，因之來自內心的那個聲音也更純粹，更無功利性，帶有深刻的覺悟感：

在新的文化中說我不會說的語言，像一個弱智者，用不熟悉的語言吃力、笨拙地表達自己。那種挫折感、艱難感，不僅給新生活帶來巨大壓力，也使創作處於重要的轉捩點。我開始更多的向內凝視，傾聽內心一個清晰的聲音，而不是像以往在國內時聽到一個龐雜、巨大、響亮的聲音。²⁵

隨著在異國的時間增加，雪迪對於運用語言的里程已經來到下一個階段。剛開始對語言的陌生與吃力，表面上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高牆，然而卻在原鄉語言處得到了回饋。他的「失語」和「鄉愁」成為新的主題，因為周圍的安靜使得他開始傾聽鄉愁流出來的訊息，將存在於心中的抽象概念轉為文字，運用比以往更深情的語言訴說，進而與過去的自己形成強而有力的連結，如〈空白〉（1992）：

夜晚在白天開始時
來臨。我的生活
每天獨自觀看落日
坐在低處的陽光裡
家在太陽落下的地方

²⁵ 楊小濱：〈代跋——採訪雪迪〉，《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236-237。

我在海水裡。中國姑娘
她們細長的黑色眼睛
像在異國的自由
我是不說母語的陌生人
陽光在睡眠裡照耀
那兒是我的故土
那些熟悉的景色，那些臉孔
這是又一次不能完成的旅行
……

三十五歲，就習慣
坐在落日的光芒裡，每天
兩眼朝向家的方向
傍晚的風，漆黑的
從後面刮來。知道
回家的時候到了
母親，請在故國
仍舊喚我的名字
我每天醒來
心中就感到愛
太陽，在生命的兩頭
在大地的兩個方向，在
異國的闌靜的黑夜，太陽
圓圓的，在升起來²⁶

這首名為〈空白〉的詩作，是思念祖國的鑰匙，開啟綿長而細膩

²⁶ 雪迪：〈空白〉，《家信：雪迪詩選》，頁114-115。

的記憶，隨著日升日落的日常，朝向母親與家的方向懷想。和大多數的離散詩人一樣，剛開始，雪迪可以享受自由帶來的快樂，毅然與中國經驗切割，翱翔在天際的羽翼不曾為思念而停留。然而，在時間的推移中，逐漸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說母語的陌生人」，縱使跨越了語言的障礙，身處異國他鄉，始終還是個無法融入的異鄉人。在移動的別離之中，意識到自己被強烈的孤獨感包圍，這種游離的狀態使他興起對陽光的負面評價，因為落日才是家的方向，再進一步覺悟夢想的荒誕，使自己陷入深深的愁緒之中。

雪迪寫下〈新年〉(1996)²⁷表達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意旨，相同的意識也在〈夏令時〉(1995)、〈家信〉(1992)兩首詩裡呈現。這股濃厚的思鄉情感在〈黎明以前〉(1995)一詩中達到最大值：

使我在異地無窮無盡地孤獨
像一座從兩頭向中間聚集的橋
下面是祖國，無法徒步穿過的
祖國。在橋的一端愛此地的
白皮膚女人，朝著家園
那愛，靈魂的愛
使我的兩眼流淚
使我在斷開的橋上
雙眼流淚。往日的朋友
從橋的兩頭消失
我在寫作一本詩集時變老
經過多少年，愛成為完整的

²⁷ 雪迪：〈新年〉：「在異國，那些舊日子／比羽毛更輕。父親是一桿筆／油墨將盡的筆，被最大的／走得最遠的孩子攥著／流亡中的孩子／孤單的……」，《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105。

不是去愛，不是被愛
一道拱橋的完成像
一個靈魂的最終完成
跨越深淵的人，跨越
河流的人，瞭望家園的人
在看見一位寧靜、祥和的人時
看見他們在空的中間行走
看見在心中的那條通道²⁸

斷裂、破碎、洞所代表的都是不完整的意象，它們分裂主體，成為自我消解的「偽主體」，承擔著作者賦予詞彙的力量，更是「痛苦」的代名詞。如前段所述，雪迪所面對的孤獨無非是遠離家鄉所造成的，從詩歌的組成上來說，他將個人的生活、存在、文化、種族、愛戀等元素，嚴密的編織成一張網，緊緊的鎖住自己，使敘述懷鄉的詩歌都簡化成約定俗成的原型，能輕而易舉的解讀，同時也就缺乏咀嚼的韻味。或許是這種訴諸情感的詩歌給了他直接的痛感與快感，使得肉身的體驗才能混雜到無意識的話語中，表達一個從感性出發的，然而又是被歷史充溢過並且繼續與歷史搏鬥的自我衝突的主體。²⁹

雪迪在解釋內在意識時，使用一種內心生活的選擇。聯繫到寫作，就是把力量向內凝聚，把情緒向裡、向深處爆發的寫作風格，這和生活在美國有很大關係。外在的迫害的現象消失，反抗的直接的目標不見了。這時你發現最強大的對手，不斷騷擾你過一種寧靜的生活的其實是你自己。³⁰他進一步闡釋這種內在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可以把

²⁸ 雪迪：〈黎明之前〉，《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99-100。

²⁹ 楊小濱：〈內陷的肉身——讀雪迪近期的詩〉，《詩探索·理論卷》，頁 96。

³⁰ 楊小濱：〈代跋——採訪雪迪〉，《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244。

力量向內擴張，把生命向更高處昇華作為一個挑戰，不斷看見自身的錯處，承認並發展，會使得詩歌變乾淨，注意力集中。思考的渾厚與內省的功力同時連結，會感受到很多光貫穿著你寫作的那些日子。³¹ 這種情形與多數離境書寫的詩人一樣，距離成為一隻清醒的眼睛，不斷聚焦在如何提升自己的詩歌創作以及強大的精神支持上。這種情形好發於離境的詩人身上，如一九八九年移居海外的北島，擺脫政治詩人的封號，成就新的詩歌里程碑。雪迪也擁有了詩歌的另一片光景，在向主體靠攏的過程中，獲得緩解鄉愁的鑰匙。

四、遙望的治療

雪迪的詩在學界的分類上，可大略分成出國前後。他在中國的詩作明顯帶有一股壯志未酬的苦悶感，再加上敏感的心靈及複雜的思維，透過感受痛苦的方式，抒發無以改變現實的悲嘆；出國之後，異地陌生的語言反而給他空間，拋去嘈雜的聲音，向內感受存在的重量，使詩獲得「直接化」的表述，有別於一般對現代詩固有的隱喻、象徵，更能「到達我們仍未到達的那個地方」³²。

一般來說，人的思想、情感和意識透過書寫可以獲得經驗的彰顯，然而從寫作當中也可以看到人和書寫是互動存在的，通過書寫來形塑人對生命的認知，影響了我們對於世界的感受。這樣雙向互動的結構，使得作家們經常在書寫中覺察自己的變化，思考之所以成形的原因和結果。離散詩人的寫作性質和書寫意識發生猛烈的變化，其源於他們身處陌生的環境、移動的狀態，不穩定的心靈使自己無法維持

³¹ 楊小濱：〈代跋——採訪雪迪〉，《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244。

³² 雪迪：〈七年〉，《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174。

過去的創作模式，故在書寫中經常有著斷裂的狀態。在一篇訪談中，雪迪談到他出國後詩風的變化時，把斷行／斷裂看作是近期作品與前期作品的差異所在。斷裂意味著某種可言說、可完整描述的感性的喪失，而雪迪的詩歌形式本身竟是這種喪失過程的一次展開，它意味著那種整體的、自足的詩歌主體已不復存在。³³如在一九九六年寫下的〈命〉：

寵壞的孩子
在想像的苦難中
生活的孩子
冬天的天空，像
一匹懷著死胎
找水的母馬
記憶緩慢出血
鐵成為迴歸線上的水
在當地人激昂的祈禱中
姊妹像一場突至的大雪
街道加工廠的鐵錘砸著
突然衰老，在機場
狹長的傳送帶盡頭
突然，回憶中
成為不斷後悔，乖戾的人
祖國是做不完整的夢
權威的詞，像一頭黑鷹
尖喙和利爪，插進

³³ 楊小濱：〈內陷的肉身——讀雪迪近期的詩〉，《詩探索·理論卷》，頁 93。

陌生人睡眠的額
異鄉的憩者，清楚地
呼吸，一動不能動
想到他，想到 39 年後
這場使現代城市癱瘓的大雪
想到意念的受苦中
長大的孩子，終生
喜愛幻覺的美
在這樣的性格中無家的孩子³⁴

跳躍的詩往往表現在詩人混亂的思緒中，這首詩表面上以孩子的命運為主旨，通過想像召喚出許多不同的畫面。孩子成為想像的能動者，在無知的世界中庸碌的過著；懷著死胎的馬是一個絕望的象徵，這股絕望還是在未知的情況下繼續著牠的命運；一輩子耗在加工廠的姐妹，突然衰老後成為不斷後悔和乖戾的人；祖國的強權宛如利爪，左右著陌生人的夢，最後一個意象回到這個孩子身上，喜愛幻覺的孩子終究無法抵達家的溫暖。這首既像預言又像輪迴的詩呈顯了雪迪對於命運的思考，他冷眼旁觀著這個世界，思考著自由意志無法抵擋命運的枷鎖。這首詩真正的詩眼為「知」，「知覺」是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他為智性注入了感性的基礎，目的並非成為話語權的主導者，而是藉此打破規律的常態，希望人的精神與尊嚴能繼續與命運抵抗。

雪迪自出國之後，除了在肉體與家鄉的距離中探討慾望的行進之外，也測量著心與外在的距離，彷彿打造這段距離能使他在不穩定的狀態裡得到想像的救贖，過去在中國的矛盾、悖謬、猜忌都能在我

³⁴ 雪迪：〈命〉，《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118-119。

與他者之間取得某種平衡。因此他維持這段距離的美感，即使身在異鄉的雪迪仍然嚮往回家的道路，尤其是甫出國的那兩年特別容易將遙遠的東方視為行走的方向。³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理解曖昧的距離能使自己在不同的場域裡怡然自得。

如果土地生長
太陽是一隻含金的鐘
我們想著愛，在疲倦中
走動。如果太陽
是隻鐘，純金的鐘
河流是回家的犢孩子
我們每天等家人的信
數著年頭。如果河流
是犯擰的孩子
再不是家園的泥土裡
較勁的一群孩子
我凝視上升的黃瘦的月亮
銀下面轉彎的麥田
聽見對稱的鐘聲
遠處的大地，在黑暗裡
朝向我，突然一躍³⁶

³⁵ 雪迪：〈地帶〉：「我在碎片堆裡／蒙頭哭泣。我／仍然是圖／跨越我夢想的／在路上，看見／我的青春／我正在經過的中年／像兩根削過／磨亮的肋骨／在西方的大地上／夾著我喘息／我發現／行走的／每個方向／每次衝動／清楚地、毫無偏差／向著：中國」，《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60。

³⁶ 雪迪：〈詞的清亮〉，《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113。

他者 (Other) 最早被譯成「異己」, 是相對於我的概念, 用在跨國的語境中有著非我族類的意義, 同時也是一個參照的對象, 它能使我們成為觀看者, 觀察被觀察者的一切。若以苦難為例, 李有成認為認同苦難是一回事, 以行動回應苦難顯然又是另一回事。回應苦難的方式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悲傷。悲傷是要我們省思, 傷悼, 並體認生命的脆危與軟弱。正因為如此, 我們有必要思考非暴力的倫理, 同時認知到「我們的生命與他人的生命密切牽連」巴特勒更進一步指出, 悲傷所展現的, 是我們與他者的關係, 我們既能被這些關係所役, 也未必能夠清楚重述或解釋這些關係。³⁷ 離散群體在衡量身份屬性與確認之間僵持著, 帶著測量的眼光審視, 上述寫於一九九五年的〈詞的清亮〉從踏實的土地開始, 寫明人與腳踩的這塊地的親近, 透過想像的「鐘」、「犍孩子」、「犯擰的孩子」加諸在太陽、河流、土地之上, 在最親近的此地走向彼方, 兩者之間相對的位置呈現出彼此嬉戲、追逐的動感, 隱喻著歷史與身份在不斷變動裡有著某種不可言說的規律。這種方法可使詩歌產生張弛有度的彈性, 在思考群體的變化上也有一定的作用。

雪迪從出境後不斷思量著中國當代詩壇產生的問題, 包括陳超提出「二元對抗性的結構邏輯, 已無法容納今天複雜的詩歌現實」³⁸, 他進一步思量自己投注於原鄉與移居地之間的情感以及表現在詩歌中種種相連或不相連的意義:

重情的人, 是不改國籍的人

遠離褻瀆感情的地帶

尊敬古人; 潔身, 自愛

³⁷ 李有成:《他者》(臺北:允晨文化, 2012年), 頁86。

³⁸ 陳超:〈代跋我眼中的今日中國詩歌——在2011年亞洲詩歌節上的主題演講〉,《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中國先鋒詩歌論》, 頁378。

不能違背心意地活
因此在異地。因異
而到它地；因地
離開的和借居的地
而異。³⁹

這首寫於二〇〇四年的〈Manasota Key 的暴雨〉肯定自己的意志，對於身份另有一番看法，他認為國籍與居住地並不是衝突的，重情的人不會更改國籍，然而住在哪裡卻是因地制宜的選擇。雪迪在這首詩中巧妙的運用「分號」達到上下段的連結，用在密切相關的兩句之間，而且能達到完整敘述的作用。首先，「遠離褻瀆感情的地帶／尊敬古人」、「潔身，自愛／不能違背心意地活」用來呼應重情的人，帶有中國傳統的美德，他肯定自己作為中國人就必須繼承；另外，「因異／而到他地」、「因地／離開的和借居的地／而異」看似有種反骨的性格，然而這恰好說明他自由的穿行於不同的場域之間。句式並列所呈顯的是複句的美感，如同詩句中的斷行也是一種審美距離的映射，在看似不相連的兩種意象裡找出合宜的解釋，便是自身處境與詩之間共同話語。

事實上，離散群體的主要特色是在距離中盤算著主體的能動性，他們所能承擔的範圍較廣，位置也在想像與現實中移動。游俊豪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固定的移民模式和價值體系，在多元化的離散族裔當中，可以成為單獨的適用標準。家庭、國家、市場的座標游移不定，離散族裔一直追逐理想、調整目標，主體性也因此不斷重組。⁴⁰因此，

³⁹ 雪迪：〈Manasota Key 的暴雨〉，《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頁 218。

⁴⁰ 游俊豪：《移民軌跡和離散論述：新馬華人族群的重層脈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頁 213。

從雪迪寫於境外的詩裡，經常可發現一次次的調整、發掘主體的價值，就如同他在《徒步旅行者》中書寫的「我們將返回已經遠離的源頭」，在距離中找到存在的意義。

五、結語

雪迪在出國之後，明顯感受到詩境與以往的詩產生斷裂，但是這股斷裂並未將他帶入痛苦的深淵。他選擇融入異地，使用異國的語言出版，在中文與英文之間悠遊，除了擁有多部雙語詩集之外，也獲得許多獎項。然而，從懷鄉的角度思考，鄉愁並未隨著日漸獲得肯定的生活消逝，反而在時間的長流裡拉扯。他當初期待外國能帶來全新的視野與席次，能傾盡全力主導詩的發生與延續，但是出國之後始終有著「異鄉人」的不安全感。從文化理論的觀點來看，不能融入當地的離散者，往往都是「民族性」所帶來的霸權，它能夠穿越許多話語，表現在外的文化特徵成為我族與他者的劃分；從另一方面來看，民族性其實一種暴力的展現，它強迫了我們必須用單一形式生活，或者是說運用大部分人所認同的模樣生活，而離散群體正好介於二者之中，既能享受民族優越感，卻又被它所苦。⁴¹因此，雪迪因離散而開啟向內書寫的鑰匙，但卻在一次次丈量距離的過程裡感受異地的孤寂。

⁴¹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35.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李有成：《他者》，臺北：允晨文化，2012年。
2.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3. 張瓊惠：〈林玉玲訪談錄〉，林玉玲著、張瓊惠譯：《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臺北：麥田文化，2001年。
4. 陳超：《精神重力與個人詞源：中國先鋒詩歌論》，臺北：新銳文創，2013年。
5. 雪迪：《家信：雪迪詩選》，臺北：釀出版，2016年。
6. 雪迪：《徒步旅行者——雪迪詩選（1986-2004）》，臺北：傾向出版社，2006年。
7. 游俊豪：《移民軌跡和離散論述：新馬華人族群的重層脈絡》，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8. 黃翔：《我在黑暗中搖滾喧嘩》，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
9. Jacques Lacan,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k.20, Encore 1972-1973,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1998)。

二、期刊論文

1. 任協華：〈動盪靈魂的情感秩序〉，《創世紀詩雜誌》，192期（2017

- 年 9 月), 頁 170-174。
2. 雪迪:〈走出黑暗〉,《中國之春》,第 100 期(1991 年 9 月),頁 91-92。
 3. 楊小濱:〈內陷的肉身——讀雪迪近期的詩〉,《詩探索·理論卷》,2007 年第 2 輯(2008 年 3 月),頁 92-96。

三、學位論文

1. 高嘉謙:《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8 年。